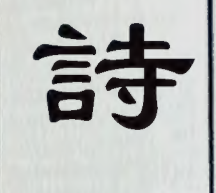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 詩問

# 詩問

## 鄭

樓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上下之通服論語緇衣羔裘適館謂賢者適其所居之館也還言自館還私室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餐兮

緇衣 好賢也衣敝爲之衣自館而還爲之食反覆丁寧好之至也晉風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殆貧士初仕而卿大夫作養之與 集傳謂周人愛武公父子而作周人之詩嘗繫之雅武公爲天子卿士而好之者以解衣推食爲德無乃頭瑣乎且武公隨平王東遷取鄶虢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十邑有之十邑東周畿內地其取之也奉王命乎抑以詐力奪之乎後儒彌試容餘獎于武公恕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杞喻太叔段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 詠祭仲也莊公之欲除叔段而未遂行者畏父母諸兄國人之言也仲乃慫恿之故借人託爲女子之言以諷之曰豈敢愛之其言遜曰仲可懷也其辭婉卽以父母兄弟國人之畏消其陰謀使叔能戢或亦可免而卒不免焉殆亦有自取之咎與此叔于田大叔于田之所由作與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刺大叔也叢二句直言以刺之田狩于野而曰巷無居人審飲酒無服馬以此見叔之庵戾而邑人長逝也叢三句幾言以刺之仁主愛人巷無居人又謙愛予以虛知叔之仁不過仁矣馬仁侍從耳酒古人所戒而曰好以此知叔之沉酒不過任酒使氣耳服馬匹夫事而曰武以此知叔之馳馬試劍不過如下文袒裼暴虎之事耳以下三句回護上二句聽之者不我罪也序曰國人說而歸之是被詩人嘴過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 諷太叔也吳肅公曰此篇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暨莊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女智者已窺其端倪而叔不悟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旋還也抽抽去也所謂師散而歸也中軍謂高克也作好猶言作樂也言師已散去而中軍猶作好而不知恨乎

清人　序刺文公也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

清人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以水漬物曰濡侯疑是厚之假借對下渝字舍釋文音赦王云受也諭遂輸薄也舍命不渝言受命不瀆也猶今人云好命也○一說舍語詞猶今俗語曰這也與論語舍曰欲之孟子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說皆可通論孟二舍字亦當讀赭毛晃云凡言此箇皆曰者箇今訛爲這字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直理刑之官言能直人之不直也武夫司直用盡其才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刺似不當也詩稱彼其之子者五揚之水沮洳椒聊候人及此篇皆外之輕之之詞衛君子偕老刺宣姜末句云邪之媛兮正與此篇同旨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寁上作山下作走故說文會意曰居之速也此則借言聚居同體之意今俗合人已並稱曰寁即此字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䰯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留賢也○三用兮字末換也字惟施五同彼用何字呼應此用不字知也是活字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昧博雅冥也昧旦猶若夫不明也爛當是闌字衍文闌盡也今以夜盡曰夜闌也舊解與下文不符夜昏

不見鳧鴈如之何弋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知子謂朋友之知其夫者猶人之自稱曰知己也

女曰雞鳴

貧婦慰其夫也首二句設為士女常情往往女告曰鷄鳴而士答曰昧旦子起視之明星將闌矣弋鳧與鴈此其時矣乎加之則千為宜之宜之而飲酒偕老知琴瑟之在御殆莫不所好也世有知子而來者我以雜佩贈之不來亦來子順者我先以雜佩問之來有報者而貝乎盡

好者我以雜佩報之安貧守業偕老永年樂何如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居賀新婚而勉之好德也同車親迎也佩玉德佩也將將步也德音法言可式也車卒徳音來括樂傳疑為淫奔過矣序以為刺忽忽之辭婚立言正大有何可刺序以詩文有孟姜二字耳姜于春秋為望族娶姜姓女者各國有之鄭非美女而人艷稱之猶都人上非尹吉而謂之尹姞也衛柔中曰美孟姜矣衛門曰豈其娶妻必齊之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蘇香草扶言其亭直故荷華亦曰扶渠也扶蘇喻君荷花喻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傷無明君也言上有明君則下有賢臣乃不見都充而見狂狡專言臣不賢而君之不明在言外矣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女即斥伯叔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 思擠危也嚴氏粲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乎於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

而不相與維持之乎伯叔諸人夫其至國之患無俱者不患無和之者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謂祭仲子謂昭公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言彼狡童雖不與我言而我知其將不利于子也維子之故使我憂懼不遑餐矣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 序揣臣擅命也　闢序首句云刺忽奚不用曰序有首句得而下文悖者亦有下文得而首句悖者觀其與經文符合否耳信序者謂首句出於國史所題不知國史當日見一詩而即知其美[illegible]某也抑作者告于國史曰吾美某刺某某也忽[illegible]某而國史居然名之六卿餞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明明題其先君之惡而大夫猶然歌之有是理乎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褰裳　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左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使子至于他人乎　前四篇當是一詩詩曰狂且曰狡童曰狂童當是爲一人刺云刺忽仲者似爲得之仲先立忽既逐忽而立突既又逐突而迎忽故詩人深疾之或謂仲已老不應目爲童則又失之泥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予謂鄭人巷絳兩字古皆讀若洪晉都絳邑故以諧聲爲喻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子謂楚人堂棠通音棠楚邑名左伍尚爲棠君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楚以蠻夷長中夏有倒置意故先裳後衣也駕與女行謂從晉駕與女歸謂從楚也

丰刺無信也襄公八年楚伐鄭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墠言除穢也茹藘蒨草可以染絳喻人有顏色也首句興三句次句興四句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喻人嚴厲也踐言室有行列也

東門之墠○思隱逸也首章即之不可二章招之不來論語唐棣之華四句疑即此詩末章首言東門負郭而居也末以唐棣起興而曰偏反意者逃於僻處而反於草野也故首言室邇而終言室遠也然苟誠意好賢雖不受羈致而亦不難就見故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疾當時君大夫託言好賢而無誠意有無限感慨今本無此章或後人以子言而妄删之說論語者定爲逸詩夫子嘗是詩而品評之其不逸於孔子之前明矣逸於孔子之後則定爲此篇脫簡可備一說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思君子也既見設言之也風雨雞鳴非客至之時苟至而見之矣則必不感歎於風雨之如晦雞鳴之不已矣如晦者天已明而猶如不明也蓋徹夜不寐雞迎之聲歷歷在耳故至天明猶悵悵於雞鳴之不已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序刺學校廢也按序以此詩爲刺學校廢者本左傳然明有毀鄉校一語耳紫陽舊用其說然

青不必定為士服自不能定其必為學校作也故集傳改為淫奔而近今說者為兩男子相悅之作云本齊詩未詳所據姑遵序可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楚散木束之則比合而重喻微弱之君不能行令於成黨之臣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刺風俗淫亂也其稱鄭國之人斥鄭國與鄭本國彼邑之人斥此邑與均不可知而要非本土人也奚以明之門曰其門故知非本土人矣衛風曰出自北門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蔓草自傷東有美人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野有蔓草 喜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贈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上且字徂之省文下且字如字相謔者口謔也將謔者士女相將以爲謔也

溱洧序刺亂也

鄭二十一篇班固志地理取東門之墠及溱洧爲淫風而鄭詩之淫者實止溱洧一篇耳紫陽斥爲淫奔者十五只因有鄭聲淫三字横據胸中遂使忠臣志士一齊埋沒先入爲主之害有如是夫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子謂君所御者庶撫之省文古讀撫若庶釋名庶撫也子告以雞鳴朝盈矣夢寐之中心惟恐曉曰匪雞則鳴無乃爲蒼蠅之聲乎告以東方明朝昌矣旣醒之後知其未旣曰匪東方則明以其猶爲月出之光乎未幾而蟲飛薨薨果將明矣豈不甘與子同夢乎然會者且將歸矣無使羣臣撫予之過而歸咎於子也

雞鳴

賢君勤政也　問序以爲思賢妃也說若可從雞鳴曰甘與子同夢出自妃嬪之口不似且呼君爲子覺亦非禮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牡牡雉也衛風雉鳴求其牡前後二章言獸此章言禽猶佗植一二章言貆特三章言鴉蓋獵必禽獸並獲也　問牡字屬雉疑未確曰詩稱四牡家畜也故知其爲牡也試思山中之獸有可一見而知其爲牝爲牡者乎兩狼兩肩何知非皆兩牡乎非狼非肩兩牡又何屬乎詩人不若此參參卵禽之中一見而知其爲雌爲雄者亦惟雞雉耳衛風雉鳴求其牡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　獵者自雄也章氏曰首句已譽人也末句人譽已也中二句人已並有能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著　序刺不親迎也此未至壻門而懸揣之詞正不知其俟於何地充耳尙之之何以也故九用乎而乎而者疑詞也如曰已至壻門俟可厭易充耳亦厭易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履禮也釋名履飾足以爲禮也易曰素履往卽就也我卽卽我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發動也我發感發我也商頌率履不越遂視旣發

東方之日　喜見賢也　問舊以彼姝爲女子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女子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樊圃之籓也狂夫謂召令之使呼號如狂也瞿瞿疾視也言我方有事折柳樊圃而召令之夫瞿瞿而來我本不能夙夜趨事而不夙召則暮召也

東方未明 纂役妨農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喻君位雄狐淫獸喻襄公懷釋名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已也言既歸魯何又回齊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

兩緉之省文方言緉緛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緛郭注曰屨中紋也即今之雜帶也屨賤五兩喻合者多冠尊故雙綏喻夫婦從一也

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麻喻教女獨取麻者麻性直也荀子蓬入麻則直畝喻父母衡從其畝喻當先正其父母也鞠養也小雅母兮鞠我言既告之則當早歸之何又久鞠之也據詩言是文姜在家已與襄公通也公與姜氏如齊姜氏欲與之也申繻之諫有所聞而云然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薪喻女析喻捧斧喻媒事物之盡頭處曰極天曰南極北極地曰四極五常曰五極六惡曰六極訓至訓止皆是而義不完曷又極止言既已得止曷又遂其所欲至此極也記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南山刺濟也首章刺襄公二章刺文姜三章刺文姜父母四章刺桓公由比興求之劃然分明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田喻家世之大謂公族也莠亂苗之草喻公孫無知也驕驕喻侈傲也左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遠人謂小白左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喻暴戾也驕侈于己桀則虐于人矣左無知虐[illegible]廩當不止虐于雍廩也故曰桀桀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章爲襄公言之婉兮孌兮言其儀表美也總角丱兮言其猶有童心也弁本作覍說文冕也言其著代爲君也

甫田 閔國將亂也無知公孫也而驕驕桀桀小白賢公子也而出奔外國巍然居高位者又復無常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有驚其不似人君而爲人君之意亂之將作不備鮑叔知之也 尚序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後人守其說無異議曰詩皆有旨若如舊解全從空際取象無一着落語三百篇中無此體例且考襄公在位十二年桓十八年討鄭殺子亹閔元年遷紀之三邑莊五年伐衛納惠公而書與文姜會者六會禚會祝丘會于師會防會穀其人荒淫蕩佚恥而無遠畧者序謂其志大心勞覺不相符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 序曰刺荒也令令犬顯人也仁人愛犬也鬈說盧令之鬈好也偲讀若思聰通作思多鬚也左于思于思犬毛蟲卽以鬈寵相較殊之深故晉之毒也問仁字如此解太讓曰仁字詩二見叔于田及此篇叔之仁以好酒好馬對舉此以鬈偲對舉如之何可深解也而序曰陳古以風豈後世之人猶及見古人之鬈且偲乎卽見之亦有何可取而以之風人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文姜巡齊也春秋莊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

問何如為遜曰首言敝笱縱魚漏網矣防禦以

大小言魴小鰥大也魴鱮以多寡言鱮行必羣也

如雲喻其行也如雨行有聲也如水則行之疾也

倉皇奔遁之狀也唯唯韓詩作遺遺

義尤顯著宜從韓詩以作遺遺為得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驅與馳對馳言疾驅言緩也衛風驅馬悠悠傳古讀

驅與敺部通音薄薄猶徐徐也簟茀朱鞹明改妝不

守喪制也二三四章末皆用雙聲此云發夕互文也

對夕言皆云對而曰發明其發于齊也對發言當云

至而曰夕知其未至于魯也發夕即初行言豈弟言

其色之悅翺翔言其體之適遊遨則放然自得矣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猶齊齊也濔濔猶爾爾轡垂貌也馬緩行則轡其轡故垂也四驪濟濟可以驗夫垂轡濔濔行故緩也齊子豈弟至魯境時也猶曰我心則降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在魯北度汶則魯境也彭彭說文聲也儦儦疾急也吉日儦儦俟俟俟俟言其緩儦儦言其急也始行之緩懼魯之不我納也疾汶之後知不我拒也故從人疾而文姜樂也

載驅文姜遯齊復歸魯也春秋書遯不書歸不與其歸也不與其歸而許書其會重其罪也按莊元年二月夫人遜于齊二年會齊侯于禚則夫人之歸魯未知其在元年在二年也即在二年桓公之喪未終制也如之何質篤朱鄒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抑俯也揚仰也其頎而長也身雖俯而若仰也首三句美其形體四句美其精神五句美其儀容六句美其技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猶名山大川之名此句亦舉全體承首章上三句言逐層分承言體不但長也而且名也目不但揚而且清也行不但巧而儀無不成也射不但臧而射無不中也甥婿也孟子帝館甥於貳室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儀不但昌名而且孌也目不但清揚而且婉也不但

儀成卽舞亦中選也不但無不中且中貫一處也反

言以四矢

反復也

猗嗟序刺魯莊公也春秋之世閨教不肅惟齊尤甚

哀姜年已及笄公聞其美而亟欲得之二十三

年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夏如齊觀社又遇于穀

冬盟于扈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至八月乃以夫

人姜氏入意必枉爲炫燿以求悅於哀姜故穀梁

曰尸女也而哀姜之不守閫訓齊人知之故曰四

矢反兮以禦亂兮所以儆之者微矣其

後通慶父弒子般亂之終成有自來矣

齊十一篇

魏左傳曰霍楊韓魏皆姬姓

魏也始封之世系不可考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工詩稱女未三月也襋辟逗音襋字當與裳通義要之襋之以縫裳言之要爲裳之要襋當是裳之襋積也好人二字詩不二見傳以爲女集傳以爲男集傳義長然稱爲好人其專務華飾而洋洋自好者與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闋一句

葛屨序刺褊也葛屨不可履霜女手不當縫裳而要之襋之惟好人服之服之而周旋中禮雜佩適觀合不一一惟其內人之勞是謂褊心褊心猶今云偏心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沮洳刺精嗇新遂也沮洳下濕之地不產美菜喻鄉曲無美才也既不可得故又求之于一方一曲也莫之爲言暮也喻老年人也嫺於周旋故曰美無度桑之爲言壯也中年英發故曰美如英賢之筬言穀也喻[illegible]趨者也英荷蔆選故曰美如玉言家自[illegible][illegible]殊異乎公路公族公行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喻國桃喻小殽喻侵削彼自謂也自人言之故以我稱彼也子即不知我者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憂國事也序以爲國小而偪日見侵削詩人借比興之義托出言園有桃其實人必殽之我心憂之歌之謠之爾不知者謂我以歌謠驕也彼歌謠者是哉而子以爲驕何也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豈亦未之思耳思則知我職辭之非驕矣桃果甘美故殺之棘之實小而味亦可食之故國之如頑果不食也得乎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猶來無止兩轉句借偕同役者恐孤身有害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閒擇地將隱也十畝之閒桑者閑閑知無苛政可以卜居矣十畝之外桑者泄泄弛緩息將不絕正桑行與了逝無此遷延也上章言有此仁里則可偕隱二章言無地可居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檀摩以器今俗謂之物釋名檀坦也摩之使坦然平也是喚時猶呼物爲檀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檀之爲言貪也伐檀去貪也寘之河干令其自新也河水清可以潔身也漣爾雅作瀾大波也且漣喻人更當有爲也故下文以稼穡狩獵爾之也君子以位言皆君子有君子之責非素飧也人可不自勉乎河水詩以上喻人當去貪且漣以下喻人當有爲輻輔也喻位之次者輪倫也喻位愈卑而衆多者故下文取喻亦由多而少由大而小也

伐檀勉人以有守有爲也六計廉爲本故
且漣且直且淪屢易而濟無變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卽鼫鼠古今註螻蛄也碩鼠喻卿大
夫女直斥卿大夫也三歲者考績之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黍古人重品麥次之苗則盡禾
碩鼠之甚矣我所我直謀自安也誰之永號人盡歎

虞樂可知也

魏七篇 魏譜二品詩序多言刺儉儉美德也孔子曰譏與其奢也寧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而衛以興與有何可刺有何可刺也葛屨之詩曰為其褊心是以為刺序自喜得閒遂連而及之余不謂序之陋而笑後人之隨聲附會也

唐 叔虞之封也二世而改晉十世之後而有詩詩仍繫之以唐守舊也或謂示不忘堯曲說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瞿思也　居居處也思其居謂如幽風塞向墐戶索綯乘屋之類故曰良士瞿瞿瞿者適物蹶覩也外外事也思其外謂如幽風築場納稼之類故曰良士蹶蹶蹶蹶者拮据不遑也思其憂則如虞及凶荒謀及子孫之類而下曰休休言無憂也上二節勉之下一節戒之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舊解居外字過深以下有良士二字然三章有役車其休句知爲老農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　臣丞賢也山隰喻上下樞栲漆喻君榆杻栗喻賢材衣裳車馬所以養功鐘鼓酒食所以贊賢如其用之人心可同故曰喜樂國非可長故曰永日宛其死矣喻喪國也不曰喪國諱也他人刺曲沃也序謂昭公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信如序云曳婁衣裳馳驅車馬逆可免于危亡也乎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水微弱喻晉石喻沃素衣朱襮使者之服飾與綠衣黄裳從何子翳使者蓋時有出使于沃者君子謂桓叔也言我從子至沃既見君子宜樂而不樂者何也皆解以子與君子並指桓叔似不分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鑿皓皓見形也粼粼則有聲矣故曰我聞有命既見君子不樂而憂者爲其有不敢告人之命也不敢告人止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　刺桓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喻曲沃強盛也〇自昭公元年封其叔父桓叔爲曲沃伯凡七年潘父弒昭公納桓叔不克孝侯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鄂侯立二年入春秋其後爲哀侯小子侯哀侯之弟緡至晉莊公十四年武公滅晉晉與曲沃相持幾七十年曲沃弒君五逐君一則所刺爲彼其之子者未知其爲桓叔與爲莊伯與爲武公與而序以爲刺昭公何昭公之不幸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謂新婦也薪敝而綢繆束之喻男女異姓而婚姻合之也三星在天初昏之夕見於東方也在隅東南隅也在戶正南也夏小正漢案戶首章渭女末章謂男中章兼謂男女也序以不得其時爲解未確說見標楙註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特也獨生木也杜赤棠獨言以爲喻也湑湑菁菁喻有輔也反興己之無助也

杕杜傷孤特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自我猶言由我也居居猶處處也彼羔裘而豹袪者由我之故而人咎其居居于此邑也豈無他人維子爲故晉耳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究猶察察聰[illegible]治理也

羔裘刺大夫之食采者盖必始以爲賢而汲引之後不能修其職者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肅肅敬整也凡言肅肅同苞柔係數生也集于苞栩集苞栩之旁得所安也反喻己之不得安罰力田也靡說文披靡也盬蠱瑕也漢書器用盬惡顏讀若盬靡盬雙聲盖當時方言故詩人屢用之今俗曰模糊

郭氏曰鴇音也有所有安身之地也有極有盡事之時也有常樂得復其常也問栩棘桑有取義否曰此似從苞字取義苞飽也與下文何食何嘗也詩言苞者三此篇及晨風四牡味其下文可見也問舊說鴇無後趾集木則苦其說如何曰鴇亦旅鳥春北秋南無見其止木者形大於鴈非柔條所能勝也詩人托興斷無憑空作證識者

鴇羽　詭失業也曲沃凌晉史不絕書隱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桓九年王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而卒不能服所謂王事靡盬也侯浚㳄靡無虛歲無之故不能力田以養親也蒼天之呼望曲沃非怨其者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美韋素也晉適與狄之逼生死存亡不能自保故不如韋素之安然自得也禮侯七命王之卿六命諸侯入爲王卿則服六命之衣詩人或曾入爲王卿故變七言六也問何不言請衣曰請衣當無七衣也而曰豈曰無衣不類也詩無稱天子曰子者矣雖肆請命也而曰子亦不類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喻賢道左喻隱居僻地適我適賢者也特然之杜生于道之左矣彼居高之君子倘肯下顧而適我乎然果中心好之曷不飲食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生道周大道之旁也道左陽故曰適我
道周則往來可見故但望其來遊耳

杕杜剌不用
賢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誰與獨處兩轉句言我
將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悼亡也上二節過墓生哀中一節覩物懷人末
二節則嘆日之久也　問或以此爲夫亡送葬

之作曰葛生蔽蔓即墓有宿草之意與新葬不符曰予美曰誰與亦非女子口吻曰百歲之後歸行其居在女子自是當然作男子倍覺多情也三百篇中豈盡皆貞女無一義夫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　刺讒也苓亦藥字采苓而皆以山之巔言不足信矣若苦者荼也[illegible][illegible]生於山之下也葑

齊齊也各方行之不必山之東也首章欺以事之所無二三章戒以事之所有

唐十二篇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養庶老也車馬用以召老者羕之而來者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何其尊嚴既見君子並坐鼓

賓又何其歎曲如此總過而有不樂乎問何知爲
老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豈少年人語乎何知爲
庶老曰見寺人之令而欲疑逮並坐之禮而欲寘
豈國老習見人語乎禮王制六十養于學逮子諸
侯如曰秦仲始有車馬侍御孝王封非子爲
附庸至秦仲四世前此並無車馬侍從乎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在手在媚子乎也
媚子猶云愛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獻也有虞人翼獸以奉之也時是也辰時
也左之命媚子逐禽左也舍拔公舍矢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一說歇息也馬高八尺曰驕
載獫息犬也歇驕息馬也

駟鐵刺禽荒也　問何以平刺從稱媚子則非能道
君於義者既狩而復遊則從獸無厭也從然而
載犬觀鶴乘
輶為又甚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軜納也合兩而納驂觼舌以束
之言不用也在邑歸本國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孔羣馬將至家奔鳴甚危今謂之總羣也棠藏也苑
通蘊藏也小雅我心苑結鬱藏之後背彎曲似馬膺
故名膺也鋈同鋈
矛尾平底如鐓也

小戎將士西伐其妻思而賦之首章悲其去二章整
其歸主章期其成功也車修馬備戎服行矣以
如玉之君子而宿板屋能無亂我心曲乎使君子
乘此車馬而歸來也衛車之盾合以觼軜而不用
矣君子而在邑矣第別去之時訂何日為歸期而
我胡又作此念也然究有奏凱時也一日者驅馬
奔騰而來來矣矛横陳而見錞矣伐蒙而藏之矣弓
韔之閉之縢之矣言念君子寢興厭厭德音秩秩
吾可知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喻諸侯白露喻

思得伊人謂王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 諷諸侯刺周也蒹葭蒼蒼則白露爲霜矣若蒹葭采采則白露猶未已也所謂伊人不在此水之湄乎逆流而求之愈去愈遠順流而求之宛然在也秦水東流故云然序以爲刺襄公說者遂以白露爲霜喻秦政之嚴急襄公討西戎以救周有功封大子文公收周餘民岐以東獻之周文公傳靖公寧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是爲穆公康公初不聞其若何荼毒也商鞅作法始暴虐民於秦風

乎何與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梅當作枚古字通周南伐其條枚大雅施于條枚

傳所爲柟柟即楠今謂之梟木不獨秦地有之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殺也山石層疊若階級也

堂寬平處也衛風望楚與堂

終南美省耕也不忘二字詩凡六見前王不忘謂前王也繼序思不忘謂皇王也允懷不忘謂淑人也德音不忘不忘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不忘其德也此不忘二字無所屬疑子嗣不忘修德是從向東萊

賦立說木瓜無能字義也○花底藥嘲不忘厲鳥臭
從似玉讚嘆得解較程說爲優○繡黻二句與此
章錦衣二句一例詩稱諸侯大夫多言服色亦未
足爲據也上章結語示其意也○儀二語不忘當
不忘民事豈以兩章作對照也終南何有不過農
與梅杞與堂耳無可游觀而君子至止非留心民
事則荒遊也奚數致之有條枚務生耕時也穿紀
見平耕地也意爲省耕斂與其君也哉民觀君也
壽考不忘
君愛民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序曰哀三良也棘急也桑弢也楚釋名辛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鸇也即五鳩中之祝鳩也春自南來見則以為耕候北林北方之林陽自南而北北林營春已深也

當此之時不見君子能無憂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矣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叢也櫟梁也六古讀若溜音是劉字假借爾雅樸劉曰暴樂也言木枝葉希疏也大雅捋采其劉駮通駁今駁榆也其葉可食故劉采之言上飽下饑也問六字無據曰傳解駁爲食虎豹獸於義奚取葉符解駁爲梓榆說本陸疏是矣如以六爲數目字又於義奚取古經假借在在有之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栵也樹榆也檖蘧也淮南子披斷撥檖訛劇也

晨風刺不省耕也終南曰壽考不忘甫田曰忘我實多可以觀政矣首章言當耕之時次章言之食當

補末章言民曾順輸於

君君尤當加惠于下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怨不勤王也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使左鄢告難于秦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主晉文公辭之納王之功得晉所有秦人怨之于爲士卒相謂而隱以斥其君也袍外衣澤中衣裳下衣周一身矣君受天下之賜民亦戴天子之恩故日同袍同澤同裳也○一說定公四年申包胥入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爲哀公作王爲楚昭王子爲申包胥仇爲吳闔廬說與詩詞略合但

此[illegible]之詩未必能入于三百篇中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 康公送舅文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讀爲夏屋一說大房也欲須鐙豆大房渠渠成行列之意權輿猶言其裂也爲我乎當日之食夏屋渠渠也今也每食無餘矣可嗟乎不能承先人之權輿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 傷俗也 閒岸與渠儕皆以爲待賢人有始無終曰焉其爲賢乎飯食不飽而咨嗟興賢者

圖如
𡈽乎

秦十篇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 刺荡也 子閒之望也而乃遊蕩于宛丘之上兮洵有情于亓兮而竟無望兮但見其擊鼓擊[illegible]缶于宛丘之閒而無冬無夏無不進其鮮鷺羽[illegible]鷺翿也翿一作翳翳總羽爲之今曰坐纛是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枌也栩栩也宛丘聚會之地衡門之會
地也此言男由東門而會聚于宛丘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原姜原氏女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原仲陳大夫也市也婆娑猶傳云招搖過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鬷數也邁以鬷道結伴以行也視爾如荍
[illegible]貽男也握椒椒聚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首章刺男次章
刺女末章並刺男女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刺貧而自矜者衡門棲遲君無室矣泌水樂飢
衡門食無粒矣而食必鯉魴取必姜子世家而貴者
大率類此故詩人重戒之如曰安貧樂道則飲
食男女守其常分必不問魴鯉姜子彼想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刺踰閑也大旨與宛邱同宛邱則刺男此刺
女池水滸滸漚麻則汙穢矣淑姬奚對所
歌則踰閑矣語彼此問答也言則不
問而先自言愈見其放蕩無忌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攪攪也攪攪也反喻人之陰抑不能自振也牂牂有光也肺肺猶芾芾也牂牂言其色之光肺肺言其形之茂也晢晢即晰晰

天將明未明也

東門之楊刺昏夜乞憐也東門之楊其葉亦牂牂也彼乞憐者昏以為期夜然明星遲遲也歟見人之不見也得乎哉

煌煌終夜將明猶晢晢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荒僻之地喻亂朝棘莽木喻不良當去之不已不去之也誰昔然矣蓋言于朝不能去之人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喻所喻賢人鴞惡鳥喻羣小小人樂則賢無用也訊轉音讀若誶亦與誶通爽類倒用人刺倒也知其斯倒思于已晚矣上章追咎于用不良之人此章推究于不良所用之人

墓門刺亂臣也序曰刺陳佗也列女傳以爲晉大夫解居甫事與詩義不符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苕通作芀萑葦之白華也邛茶也鳥取之以貲其中也堂下至門之逕也甓甎也中唐有甓即今之瓶砌路也鷊同鷊五色草也人植之以作被玩者巢甓喻君國苕鷊喻賢

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防有鵲巢則邛即有美苕可取以偹巢之用中唐有甓而邛即有美鷊可移植以飾甓之觀並和宜以成美也誰侜予所美者而使我心憂懼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晧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 刺夜遊也皎月初出皎然也僚結伴出遊猶今同官曰同僚也舒徐散也晧明而白也月初出赤晧稍上則漸白也懰當與劉通義行也鄭風劉其清矣照月高下照也燎而赤有光也窈糾懮受夭紹皆方言不可解大抵從容閒之意故以舒字統之猶今云散懶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 序曰刺靈公也株林株邑之林也從夏南從夏姬于南林在國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蒲喻小人荷喻賢者　賢一人無足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　傷賢才之無用也才足有爲而孽卒不可爲力至無聊而伏枕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

朱傳以美人爲女子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似于女子不倫

陳十篇

#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 大夫去國而其友思之也首二句思昔也次二句思今也 則朱傳以錦衣狐裘爲諸上之服曰詩未言錦衣也狐裘上下之通服非人士曰狐裘所通論語以狐貉之厚以居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棘急也棘人貧窶之人也欒欒猶瘦瘠也言卑貧急之人亦欒欒形容瘠甚故使我勞心慱慱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 刺華也　問序刺不能三年後人無其[illegible]
人[illegible]喪服以[illegible]布之粗細分不以青[illegible]別[illegible]
問許子奚冠曰冠[illegible]論[illegible]素衣[illegible]喪禮玉[illegible]大[illegible]
素韠韠[illegible]服[illegible]不[illegible]韠定白色[illegible]
喪國以後[illegible]愈以知
小序之不足信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傳云銚弋也箋云始生正直長大[illegible]不[illegible]
萇草木與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則長大無情[illegible]夭之[illegible]
沃以人言傳夭少
也沃沃壯佼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　傷子之不材也萇楚之猗儺自然而靜知華而實不改其觀而予所樂者則了無知無室家之時豈有則不能樂矣則知其解見何也曰詩無專賦物而不見正目者則了子自不宜仍以萇楚序矣序云疾恣也說可從而又用疾其君之淫恣以子斥君則仍不合矣詩賦多比以山隰對舉此專言隰其分位卑下可知故用以于作人亦解似合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風發則大變中偈則人危急指犬戎之變而言周道通西京之大道也故三家云謂將西歸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魚喻犬戎亨魚喻叛復西周也溉之釜鬵喻佐之者除也西歸謂仍都西京也懷之好音如有所作頌以贈仲山甫申伯是也

匪風爲歸鎬也此詩作於未亡之前正東遷之初人心未定發飄匪風偈嘌匪車皇皇不能安居故以西歸爲之言故爲周都關中以關中爲形勝之地洛陽平衍無扼塞之險未有不斷卽於衰弱者詩人或有見於此耳他國之詩無及此者蓋定都有年久則安之矣

檜四篇 鄶丁由口卽鄭衛譏敎晉滅檜邪滅檜詩不爲鄭而非鄶爲鄶爲晉何也作于既滅之後檜作于未亡之前也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蛻生羽者羽長於身色白有光而後出飛不復歸穴故名蜉蝣蜉蝣者浮遊也閲通穴管子曰掘閲得玉此言蜉蝣掘穴而出也說讀脫解衣也小雅女覆說之

蜉蝣刺游民務華也衣裳楚楚謂人之衣裝也處安其身也息靜其心也說則化其習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何候也祋韓詩作綴百通作陌三百行步大也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百即阡陌之陌阡言縱陌言橫三百猶今云三黎三廠也彩不知古以若干廣為一陌耳三百言躍非布武之節赤芾而躍不稱其服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翼外附故以喻服咮兩合故以喻媾媾婚媾也易曰匪寇婚媾不遂其媾言求季女不能遂也不稱其服

承首章不遂其媾起末章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侯人美季女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季女有焉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思賢君也曹之先君有賢而入為王卿者故詩人思之大旨與淇澳略似鳲鳩喻賢君桑喻王朝其子七喻統屬諸國梅美也在梅喻能治其國者君子以恭己垂衣之棘急也在棘喻不能治其國者君子以不忒之儀正之榛臻也臻本國也謂周公佐王而伯禽治魯也故云正是國人結云胡不萬年言胡不萬年常在也淇澳云終不可諼此云胡不萬年同一懷思而語意自別讀今之德

此賢君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喻侯國冽喻強暴浸喻侵削苞稂蕭蓍喻弱小之國稂類粟而不實蕭蓍有用而皆蒿喻小國亦無位者黍苗稂蕭蓍之反陰雨冽泉之反膏浸之反也

下泉　序曰思治也上篇先言治而以刺不肖年結之見今之不治也此先言亂而以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結之思以古治治之也

豳四篇

古豳考地在鎬京東北貫河西界今延安府地非（豳）今之邠州也延安之西爲慶陽古不窋所居因公劉居豳遂名其地曰北豳後魏改東秦之新平曰南豳又附北豳而名之也唐因之曰邠州指其西北來水名之曰沮指其西之小水來合者憑樓之曰疑即是漆名其西南故城曰古公城由是考豳者誤以有唐之邠州當之失試以經文證之其地踰漆沮故曰自土沮漆南臨渭水故曰涉渭爲亂其地多山故曰我祖東山渭水自西南來洛水自北而南合於渭太王遷岐率水西岸而行故曰率西水滸季札觀樂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豐時事春秋人猶知豳在鎬京東也若以唐之邠州爲古豳則無一合者邠州在古鎬京西北也又車攻吉曰一時之詩車攻曰東有甫草吉日曰漆沮之從東即漆沮亦一證也今以東爲東都甫爲甫田故爲故邠者非是○漆沮即洛水考雍州水分二派

禹貢涇屬渭汭言南條也漆沮既從言北條也沮
一名洛洛古音讀若路與沮通音猶渚之為濟也
禹貢雍州無洛名周禮云其浸渭洛其川涇汭無
漆沮名禹貢言水舉其大者何獨遺洛周禮言
亦舉其大者何獨遺沮知周禮之所謂洛即禹貢
之所謂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孔
穎達曰沮在涇東今名曰洛是沮洛一水而二名
也今人不考洛水源流而但取後世懸擬之漆沮
紛紛致辨失其本矣按渭水出渭源縣漢曰首[illegible]
縣鳥鼠山西有城曰渭源城由蘭州南境東流[illegible]
而東北至朝邑入河洛水出口外經定邊出由環
北堡縣古名渭源縣東經中部洛川白水同州至
朝邑入於渭現今洛水徑入河失其故道水勢之
變也○入渭水考洛水即古沮證之各縣誌俱無可
疑然則臨流合渭之沮水皆後人懸擬川名所謂
沮也明矣地理今釋云沮水出中部縣流經宜君
同官二縣境至耀州會漆水入富平縣[illegible]石川
河又南流逕臨潼縣入渭[illegible]大名曰漆[illegible][illegible]

貢之漆沮惟當不石川河正當其地知今之所謂洛卽古之所謂沮則知者沮者不得以石川河當之矣然則所謂石川河者旣非古沮亦非無名小水以齊詩證之董古汭水也禹貢曰涇屬渭汭涇渭汭三者均不可畧故以在中之涇聯絡左右之水渭合涇于高陵汭[illegible][illegible]合涇于臨潼故先渭後汭也若以涇水上流之汭爲古汭則當云涇屬汭渭不當云逕屬渭汭也又禹貢言貢道曰浮于積石在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所云會者貫道會也自北近河岸言之也豈有舍近河之大水而取于里外無關於貢道之汭以是其何者乎禹貢之文斷無若是又篤公劉曰汭鞫之卽今所謂汭水合于涇州卽以今邠州爲古豳相距近二百里止旅雖言如之何卽也若距古豳當六七百里矣以是知今所謂汭非古汭也今所謂石川河之沮乃古汭也公劉自北而南建國于豳北踰漆沮南踰于鞫西卽于汭其地正在鎬京東北也至水經注渭汭字引杜預說曰水之隈曲爲汭又引王肅說曰

汭入也是以汭爲非水名也然以涇屬渭汭之文証之則渭汭之汭自是水名而汭鞫之即亦不宜从鄭箋則以水內爲解也汭詩作芮集傳曰芮水名

○漆水考書曰漆沮既從詩曰自土沮漆又曰漆沮之從是二水合流確無可疑宜考洛水源流旁有大水來合者即漆也不知者疑自無從得漆矣水經言沮云入于洛言漆云入于渭是分漆沮爲不合流之二水史記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洛是分漆沮與洛爲三水故水經注云今書互異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而要不難辨也知邠州非古豳則趣者可立辨矣〻陝西延安邊西于古爲荒裔叢山密林阜馬不通居稷始封于邰〻今武功地不窋竄于戎翟則隨戎翟之俗遂水草遷從無定居可名也公劉定宅于豳亦無城郭宮廟故至太王猶曰陶復陶穴未有室家也太王去而菑翳灌栵柞棫松柏如故矣則公遊居于此不知若何荒涼謹記晉史家謂周公奔楚非荆楚也蓋木爲楚奔楚猶曰奔林

也何以七月爲豳地民風未敢遽信也然則豳何以有詩曰公不居豳豳無詩矣七月鴟鴞東山皆公作破斧則從公徂豳者之作伐柯以下則豳人之頌公者故並繫之天下之詩編南雅而豳爲別而後世各國之有詩豳先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通篇以此章爲綱前六句從衣後五句從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前章言九月授衣者意重授衣也此覆言者意重九月也言授衣雖在九月而詠衣則始于春日也采蘩承祭也教成而祭女將適人故心悲也蠶事通乎上下貴介之女亦同亟事故曰迨及公子同歸正義以女公子爲解非是下文兩言公子也　此章言詠衣以求桑采蘩分對故重言春日也求桑亟蠶采蘩亟嫁衣也詩主紀時此獨兩言春日其即正之日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八月萑葦句夫文義疑有訛字夏小正七月灌荼註灌聚也或灌訛爲萑與前詩作灌三月蠶生之時故

求柔桑此言蠶月五月蠶餘之時故言條桑也猗彼阿茂盛也小雅隰桑有阿猗桑伐後斬生者曰女桑言伐彼遠揚者正爲猗彼女桑以備來年耳取也雜蘿預之於前猗桑爲之於後也　此章以蠶桑績麻分對蠶絲貴而難故詳言之績麻賤而易故略言之也絲云爲公子裳正應迨及公子同歸何以不言已衣而衣貽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其豵獻豜于公

此章言謀稼事以于貉其同分對于貉獻豜其同獻豜獻豣亦獻皮也　周述叙四月何謂也曰皆爲于貉其同言之秀葽草茂之候鳴蜩林茂之候言其時之不可田也八月其穫而斷壺十月斷壺而木葉落

一之日二之日觱迅有功也箋云四者皆成物將寒之候後儒遂有一陰初生之說一之日觱發亦爲一陽初生

訛乎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緒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之言而補言謀居事者有衣有褐而居室不治猶未可以卒歲也　附追述五月何謂也曰亦爲入室言之動股振羽物散處於野喻斯時之民亦胼手胝足散處於野也至蟋蟀入牀下而人亦入室矣前章以草木紀候此以草蟲托興八十八句中何嘗有一字閒文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鬱薁山果早熟而罕故采以養老菽言烹蔬類也今采豆爲豆之屬穫當是濩字之訛今謂之煮豆稍不登十月始穫也叔與收同言苴草也大雅如彼棲苴收苴薪樗木也作麻子解與丁支從　通下二章言農食此爲蔬果之食以養老食農分對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此言農人食而又稱言農居事也箋云都邑之宅曰草言于邑通出間也此言上入都邑也晝宵二句

與塞向二句遙對互文也彼修其內此治其外也其事無定期故不言日言月而以晝宵概之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二句倒裝言殺羔以饗朋也此言衣食既足之後進之以禮節也二之日四句言喪祭也九月四句燕賓朋也末三句感君恩也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獻豜于公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上下情通是之謂大同

七月授民事也與夏小正同旨小正以時統事故時紀而事分七月以事繫時故事總而時分衣食爲本喪祭爲經居室田獵蠶桑祭賓老親上將列其間傷之以無樂之以有備之於先預之以豫

飛潛動植皆有寓焉告戒丁寧以教天下之民非
專言風俗也其辭之豳者公劉時作也非專陳王
業也以陳舊業者況于序說也洛誥曰茲予其明
農哉乃以此耳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之所以造
周也　鄭以首二章爲豳風自祖甚至以介眉壽
爲豳雅自食瓜至末爲豳頌而其陸騰則又以
言寒暑事爲風之類歌于籥樂止亦爲雅之類歌以
穫稻滌場爲頌之類其立說已自相牴牾王肅
又以爲本有豳詩而亡之後儒又以七月爲豳風
楚茨四篇爲豳雅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不知豳
之爲詩亦猶邶鄘耳所云吹豳亦猶歌邶歌鄘耳
如有豳雅豳頌則亦當有衛雅衛頌齊雅齊頌矣
日豳雅豳頌之名見於周禮曰
惟其見於周禮乃益不足信矣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鸋鴂武庚子喻管蔡武庚將管蔡既比爲奸故曰
既取我子謂誘管蔡二子於時黨不合從周指武庚

之子孫支
罔不經矣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

鴟鴞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集傳云爲鳥言以自比
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出征之初心也我來自東悔而迎也零雨其濛王澤下逮也士事也枚卜也青依卜功臣行枚卜行期也言開西歸之命即製行衣不事枚卜行期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熠燿傳曰燐也燐螢火也而下文有熠燿其羽故集傳以宵行爲虫名然亦無可據雖兼上文此字言熠之熠燿宵行于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 周公旣歸勞從行歸士也 書我之弗辟一大疑案史記攝弗辟攝政孔安國謂弗致辟于管蔡鄭氏謂弗辟位而去以詩文證之鄭說爲得九罭曰公歸無所此出避之一證也又曰公歸不復又曰無以公歸此悔而迎之之一証也居東亦疑來鄭氏以東爲東都管蔡未平之日無所爲東都也則居東自宜以居幽爲所解我徂東山徂幽也幽在豳山之中也周公東征東行也非征伐也

錡銶非征伐之器也季札曰其周公之東乎此足爲我徂東山周公東征之証矣詩言征伐多多陳兵車旗幟斧器詩無一字及之且殷都平衍無山可言何曰我徂東山也東征殷畔畔平則衍何又曰滔滔不歸也且言不歸者蓋出避之初意計終身不復歸鎬也但即詩文尋味之以東爲居緜無疑義也至征東一案有可疑者管蔡謂者公將放爲流言以去公公去而殷畔二公啓國川求與否豈兩國相安於無事必待悔迎之後而始東征也皆未言征東事詩亦無之史記云周公東征三年而畢定孔安國以居東爲東征鄭氏以謂居東二年悔迎之後又東征三年未審其說之孰是存疑野可也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　周公徂豳從行者喜而賦之也斧斯公斯錡銶喻公左右公去則所屬皆務也東征東行徂豳也東去而四國疑釋故曰吪曰吪曰遒也遒遒作揫斂聚也將相將逝豳也　問舊以此篇從征東曰此因有斧斯字也公劉之詩曰于戈戚揚爰方啟行則斧斯亦行路之備也錡爲鑿屬銶爲木鑿尤非用兵之器且東征武庚于邠何涉而列之邠風中乎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喻不應時斧喻公言伐應非公
不能克也取妻喻迎公妹喻使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取言伐柯者言先伐紂後伐武庚故曰其則
不遠之子謂使臣踐履也言履席食籩豆也

伐柯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鱒魴小魚而身有文采喻袞繡魚在網喻不能行爲
也兩人不願公去故怨之子而痛之○俗語云只會
喫飯穿
衣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喻公遵渚喻居東無所言公失位也女
謂使臣言公歸無所可與女同處於東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遵陸喻歸則言公歸朝則不復來不過與女同此信宿耳慮言久居宿言暫次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重呼使臣而告以留公之意也

九罭 王使大臣迎公而豳人留之者首章公與使臣並提二三章行使臣四五章首分承章總收指

分代柯九罭爲二篇豈未見我覯之子句乎

問合二詩爲一篇其說似介然當以何者名篇曰名篇之字有以後人增者說見小雅不敢妄刪也仍之以存古意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狼行前躐故跋胡喻公之興周也疐跲也尾曳而不來故曰疐尾喻公之遭變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美公能處變也首章言公攝與周而遭流言之變次章言雖遭變而公猶能其常也故可以爲師

不瑕

豳七篇合伐柯九罭爲一篇則止六篇